

東方文庫續編

風

西

王雲五
李聖五
主編

東方雜誌
三週紀念
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西風

陳衡哲

有一天，正是初秋的時候，西風方靜靜的在紅楓谷中睡覺，忽然被一陣喧嚷的聲音鬧醒，接着又聽見四面飛跑的脚步聲。西風揉了一揉眼睛，伸首向外一看，只見澗裏的秋水，正橫衝直撞的在那裏亂跳，還有天上的薄雲，和谷邊的紅葉，也夾着那淡黃的蝴蝶，在谷中亂撲亂飛。他們看見了西風，一齊叫道，『快起來罷！月亮兒忽然不見了，我們找了這些時還不會找着呢。你今天可曾見過她嗎？』

這時候西風才知道他們所鬧的是什麼一件事。月亮兒不見了嗎？在西風看

來，這也算不得什麼奇事。在這個紅楓谷裏，月亮兒和西風的交情，算是最密切的了，他們倆中間還有什麼事是瞞着的呢？紅楓谷裏的居民，大抵是不大喜歡到下面的世界上去的，他們至多一年去一次，有時也竟不去；唯有月亮兒却最戀戀那個下面的世界。西風雖然與她很投機，但却不甚贊成她的這個塵世觀念。他曾常常勸她留在谷裏，與兄弟姊妹們玩耍，不必去做那些俗人們的玩具。

做玩具嗎？月亮兒聽了，不由得生起氣來了。她對西風說道，『我正是因為下面的世界太惡濁了，住在那裏的人們，只有下降的機會，沒有上升的希望，所以我甯願犧牲了紅楓谷裏的快樂，常常下去看看他們，想利用我這一點的愛力，去洗滌洗滌他們的心胸，並且去陪伴陪伴那比較高尚一點的人們的孤寂。我這一點悲天憫人的苦心，別人不知道也就罷了，你如何也不知道呵！』

西風聽了這一番話，方才明白月亮兒戀戀下界的緣故，心中不勝慚愧，正不

知道說些什麼是好；忽然聽得一陣笛聲，自谷外飄來。西風懂得那笛聲的意思，但覺得他包含着無限思慕之忱，淒涼幽怨，聽了不由得心裏又是安慰，又是痛苦。月亮兒却是認得那笛聲的，她知道下界的那位少年，又在想她了。她凝神聽了一會，不覺潛然淚下，便對西風說道：『你聽呀！這個叫喚是何等的淒怨呵！那吹笛的是一位高尚的少年，他正想着我呢。我此時若不亟去慰伴他的寂寞，恐怕他又要被塵世的濁氣所薰染了；你說我還能忍心不去嗎？』

西風雖然捨不得月亮兒，但也不便阻止她，只得問道：『你此去約須幾時才得回來呢？』月亮兒道：『此刻世上的人們，爲天氣初涼，塵氛漸減，所以想我去的心，比往常更爲懇切。我此去或者有一二十天的耽擱，或者更久些，也說不定。』他們正說着，那笛聲吹得更加悲切了。月亮兒此時也顧不得西風的戀戀和抱怨——其實她又何嘗捨得他——匆匆的說了一聲『再會，』逕自去了。

西風心裏納悶，又覺得有些寂寞，便把兩手抱着頭，倒在一株桂花樹的根邊睡着了。却不提防那一羣的兄弟姊妹們，因為找不到月亮兒，又把他吵醒。

於是西風便對他們說道：『月亮兒不見了，也是常事，你們又何必如此大驚小怪呢？』他們答道：『是呵，往常她不見了，倒也沒有什麼要緊，可是這一次却是很不幸呵！因為我們正想去聚集了這谷中的居民，做一個迎秋大會；月亮兒是這谷裏的頭等角色，少了她，我們這個會還做得成嗎？』

西風見他們着急得可憐，便把月亮兒臨走時的一番話，告訴了他們，并且說道：『她此去既有一二十天的耽擱，你們何不趁此也到下界去游玩游玩呢？』

這一句話却把他們提醒了，只見那薄雲向那淡黃的蝴蝶，招了一招手兒，立刻就不見了。桂花樹邊，山石底下的秋蟲，也爬了出來，吱吱的叫着，往谷外跳去。澗裏的秋水，看見大家行動，忍不住也骨都骨都的向着下界奔流。只有那些紅葉們，

雖然竭力的掙扎，要想同他們飛去，却終是飛不起來。他們只得央求西風，來把他們送一送；但是西風說道：『那下界的人恨着我哩，我也與他們清濁異氣，有些不願去。諸位請自便罷，恕不奉送了。』西風一面說着，一面帶着一肚子的愁思，向他所住的芙蓉穴走去。

那穴裏有幾百株大芙蓉，此時開得正盛。芙蓉林裏有一張石牀，牀的四周栽着菊花和秋海棠，牀上却厚厚的鋪了一層丹桂花。他們看見西風回來了，便一個個放出他的幽香來歡迎他。西風很無聊的在那石牀上躺了下來，仰首望去，只見天高氣清，明星燦爛，只獨少了一個月亮兒。西風思念了一陣，不覺朦朧睡去，忽見月亮兒在雲裏探出頭來，向他微笑。西風心裏喜歡，却是說不出話來。但是，看呵！月亮兒已經降下來了。她把身子斜倚在一株梧桐樹邊，說道：『還不醒來嗎？西風世上的人想着你呢，尤其是一個少年女子，她說道：『若是沒有西風，那還成什麼秋

天呢？就是那個月亮兒，也要帶上三分俗氣了。」聽呵！聽呵！她又在那裏叫你了。」
西風此時已經醒了過來，當月亮兒說話時，他恍惚聽見有一陣輕幽的歌聲，
自桂花香中透了過來。他再聽時，只聽得唱道：

西風兮西風，

爲我吹綠葉兮使成黃；

西風兮西風，

爲我驅去盛夏之繁光，

爲我澄清秋水兮，

爲我吹來薜荔之幽香。

紅塵混濁不可以居兮

仰高天而悵望；

願身如自由之鳥兮，

旁雲霧而翱翔；

願身爲淒冷之西風兮，

攜魂夢以回故鄉。

西風覺得這個歌聲，和上次的笛聲一樣，竟把他深藏心底的哀怨歡樂，一一的叫了出來；而且這個歌聲的力量，似乎比那笛聲還要利害些。此時他竟把月亮兒都忘了，兀自呆呆的聽着。隔了好一會，他才記起了月亮兒，但是她已經不見了，只有那歌聲的餘韻，還在他的耳中繞着，心中纏着。

此時西風對於下界的厭惡心，不覺已變爲思慕心。他想到：『我已經有好幾時不會到下界去了，容許人們對於我的觀念，已經改變了罷。我何不再去走一趟』

呢？又好看，月亮兒，又好認識認識那位好古怪的女子。」但他忽然又想到了紅葉們方才對他的要求，和他自己的拒絕，不覺有點不好意思，他想到：『我該用些什麼話來對付他們呢？』

他一路想着，不覺已經走出了他的芙蓉穴。忽見穴的兩旁，站滿了紅黃的落葉，他們正向穴口觀望，悲嗟嘆息，此時見西風走了出來，不覺齊聲歡呼，一擁上前，把他圍住，苦苦的要求他，仍把他們帶到下界去。

西風見了這個情形，又驚又喜，便立刻答應了他們的要求。只聽得呼吼一聲，霎時間，紅葉與黃葉，漫空彌谷，踴躍迴翔，轉展的直向下界飛去了。

西風把葉兒們送到了人間，正在徘徊觀望，想去找找月亮兒，忽見方才從紅楓谷裏流下的澗水，正停住在一個田畔，凝思不動。他看見了西風，不覺喜逐顏開，對西風說道：

『西風哥，你看我可笑不可笑呢？我自從到了下界之後，竟停住不能再流了。你肯把我推動一下嗎？』

西風於是走近澗邊，只把那澗水輕輕的一推，說也奇怪，那秋水便如復活了一樣，跳躍歡忻，奔流向大河去了。

但西風因心中掛念着月亮兒，此時不免又擡頭向天上張望。猛然間，只見那自紅楓谷裏飛下來的白雲，正呆呆的掛在半天裏，愁眉不展的在那裏發急呢。

『怎麼？』西風不覺好笑的發問，『你也不中用了嗎？』

白雲漲紅了臉，遲疑了半晌，才答道：『慚愧慚愧！我們紅楓谷裏的居民，除了蝴蝶之外，一到下界，便都像了這裏的人民，成爲廢物了。』

於是西風縱身一躍，立刻騰入了白雲深處。他向白雲吹了一口氣，只見纖雲片片，輕盈皎潔，立刻蕩漾於青天碧山之間，回復了他們活潑的原狀。

西風嘆了一口氣，便在一滿掛薜荔的巖下，坐了下來。他此時不暇再想那少女和月亮兒了，他只覺得白雲紅葉們的可憐；他的心中，竟爲着他沒有自主能力的同伴，充滿了無限的悲哀。

他正這麼的感慨着，忽聽得月亮兒的聲音，在他的背後說道：

『西風西風！你怎麼忘了那個少女呢？』

西風擡頭看時，只見月亮兒正露着半個面孔，在一個梧桐樹枝上，向他窺看。她又說道：

『那位少女正在哭泣呢，我們去罷！』

於是西風站了起來，攜了月亮兒的手，逕向那位少女的住處行去。

『呵，呵！這個牢籠！』他們走近少女時，只聽得她這樣的悲嘆，『我不能再忍了，西風，西風，來把我吹了去罷！』

西風和月亮兒走到少女的跟前，說道：「姑娘爲何這般傷心呀！西風來了呵！」少女聽說西風到了，不覺揮涕欲笑。她向他們兩個上下打量了一會，說道：「聽說你們都是從紅楓谷中來的，真的嗎？」

他們點點頭。

那少女又道：「聞說紅楓谷中十分美麗，十分自由，也是真的嗎？」

月亮兒道：「不錯，是真的。我們的谷裏，冬天有白雪，春天有紅花，夏天更是綠樹成蔭，鮮明圓潤。但谷中最可愛的時候，却要算是秋天了。」

西風忍不住插嘴說道：「那秋天的紅楓谷呵！秋水如鏡。秋花繽紛，山果纍纍，點綴着幽山曠野。蝴蝶兒，黃葉兒，紅葉兒，他們終日的蹣跚飛舞……」

那少女亟問道：「你們便住在這些地方嗎？」

西風指着月亮兒道：「她住的地方叫做桂宮，我住的是一個芙蓉穴，蝴蝶和

秋蟲兒住的地方叫做蓼花塘，澗水兒的家是在薛荔谷，紅葉和黃葉的家在野菊圃。這些地方都是屬於紅楓谷的，獨有那白雲是隨處翱翔，不拘拘於一個地方的。

那少女聽了，不覺渾身顫動，和觸了電氣一般，她含淚說道：『阿呀，這就是我的老家呵！我日夜所夢想的，便是這個地方，却不料他就是你們的紅楓谷。』於是她便央求他們，把她帶回那個谷裏去。

西風不忍拒絕她的苦求，只得答應了。月亮兒因為她在下界的責任，還不會完結，只得讓西風同了少女先去。

此時西風就對少女說道：『你願化成像我一樣的氣質呢，還是願意保存了你原有的形狀，預備重回故鄉？』

那少女道：『自然願化為像你一樣的氣質，因為除了紅楓谷，我還有什麼故

鄉呀！』

於是西風便把那位少女化成和自己一樣的氣質，攜着她的手，慢慢的騰到紅楓谷中來。那位久受塵世束縛的少女，此刻忽然化爲輕微的氣質，不覺樂得手舞足蹈。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但覺得天空地闊，四無阻礙，飄飄逸逸，如籠鳥還林，涸魚得水，好不自由。西風也明白少女的情緒，他不禁嘆道：『想不到那下界地方，是這樣缺乏自由和美麗的呵！』

自此以後，那少女便在紅楓谷裏住下。她終日與谷中的居民嬉戲，真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樣。居民之中，她最喜歡的，除了西風以外，却要算是那楓樹上的葉兒了。她覺得他們是秋光的最好代表，凡是秋天的聲音顏色，詩情夢境，都很完全的藏在那長不盈寸的小小紅葉之中。她有時和他們在空山之中，撲飛賽跑；有時把他們攆回臥室，插入瓶中，放入盃中，掛在壁間，藏在牀中。她常笑對她的朋

友說道：『看呵，這麼多的楓葉！我差不多要做這個谷裏的王后了！』

她又喜歡在那暮色蒼茫，萬籟悄寂的時候，獨坐在路旁的一塊石頭上。看平果一個個的自樹上落下。落到那鋪滿了野菊花的地上去。谷內的松鼠很多，起初他們是很怕她的，但不久也就和她相熟了；他們常常抱着偷來的榛子兒，走到她的面前來，對着她剝食。那塊石頭的右邊，是一條的澗，澗邊開着許多木芙蓉，有紅的，也有白的；他們常映着那淡弱的夕陽，在水中蕩漾；那少女置身在這樣豐盛清麗的秋色之中，常常忘了時刻；直待到那澗水裏的芙蓉影子，漸漸成爲模糊一團，星光漸漸在水面上閃爍起來，她始恍然於夜色已深，只得快快的回家去了。

西風自從經過了這一件事，也由一個厭世者變爲一個憫世者了。他見那少女在谷中那樣的快樂，不覺被她感動得幾乎下淚。他此時方明白，他自己是怎樣的一個自由使者，怎樣的一個幸福貢獻者了。他知道下界的人民，是十分需要

他的幫助的，於是他便年年到下界去一次，給他們帶一點自由和美感去。有時他遇着了深厭塵世的人，他便逕把他們帶到紅楓谷來，叫他們去過和那少女一樣的美麗生活。

這是爲什麼每年到了秋天，西風便來拜訪我們的原因，因爲在他不會遇到那位要求自由的少女以前，他是不常到我們這個下界來的。

十三年九月三日，作於南京。時戰雲方漫空彌野，似與秋色爭雄。

創造

茅盾

一

靠着南窗的小書桌，鋪了墨綠色的桌布，兩朵半開的紅玫瑰從書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邊探出來，宛然是淘氣的女郎的笑臉，帶了幾分『你奈我何』的神氣，冷笑着對角的一疊正襟危坐的洋裝書，牠們那種道學先生的態度，簡直使你以為一定不是脫不掉男女關係的小說。賽銀墨水盒橫躺在桌子的中上部，和整潔的吸墨紙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對。紙版的一隻皮套角裏含着一封舊信。